

文 學 叢 刊

金 鑾 子

李 廣 田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定價四元三角

金子

李廣田著

發行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重慶路四十二號
漢口交通路四十五號
重慶國民路四十八號

印刷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第八集

共六十冊

古屋	伍子胥	清明時節	春草	嬰	山谷	小人小事	金蠟子
王西彥	馮至	張天翼	靳以	梅林	劉北汜	巴金	李廣田
長篇	中篇	中篇	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星雨集	切夢刀	落帆集	心字	南德的暮秋	大馬戲團	行吟的歌	詩四十首
陳敬容	李健吾	唐弢	盧劍波	蕭乾	師陀	方敬	杜運燮
散文	散文	散文	散文	報告	戲劇	詩歌	詩歌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目次

金蟻子·····	一
沒有名字的人們·····	八
冬景·····	一九
活在謊話裏的人們·····	三五
小靈魂·····	五一
吃石頭的人·····	六一
水的裁判·····	七二
沒有太陽的早晨·····	八三
木馬·····	〇〇

追隨者……………一一七

廢墟中……………一三五

歡喜團……………一六二

子午橋……………一七八

後記……………二〇八

金鏝子

老頭子死後不久，老婆子也死了。於是村人們就紛紛議論：『那隻金鏝子到底怎樣了呢？』

金鏝子，這是多年來一個有趣的話題。村人們都相信：『這兩個老糊塗蟲，一輩子辛辛苦苦，省吃儉用，既無兒，又無女，却把金銀財寶都埋在地裏。』

他們兩夫婦確是辛苦了一世，從年青一直辛苦到老死。

其初，他們用自己的辛苦換得了幾畝薄田，以後，他們便又把自己的血汗都灌注在這幾畝薄田上。他們一同去耕耘，一同去播種。耕種時男的扶犁，女的就代替了一隻母牛。收穫時他們就忙得像兩個螞蟻，他們一株一粒，一草一芥地向家裏搬運。當自己的工作完了，他們便去幫助人家工作，因為他們為人誠實，工作又極認真，所

以人家都樂意僱用，並肯出較高的工資。到春冬兩閒，無工可作時，他們仍不休息，男的挑一隻糞籃到各處檢糞，女的就負一個篠筐到野外打柴拾草。一年四時，他們永不發懶，也永不浪費。吃粗飯，穿破衣，趕集趕會，却從不見他們的蹤跡。數十年如一日，也無怪人家說他們集下了金銀，又因為他們無兒無女，既不發嫁，又不娶親，就只好把金銀財寶裝在罇子裏，埋在地底下了。但也有好多人並不相信他們有甚麼金罇子，那理由是：白手起家，莊稼人俸糧賦草，買鹽打油，一年忙到頭，也不過僅免於飢寒罷了，哪裏還會有什末積蓄。於是另一種傳說又發生了：那金罇子並非他們日積月累所得，乃是當老頭子於黎明之前到野外檢糞時拾得的，那原是上天對於忠厚老實人的賞賜。當人們以玩笑態度問到他們的金罇子時，他們却無話可說，只是冷冷地笑兩聲便算回答，這樣的回答就更令人莫明其妙，不辨真假。

他們住在堂兄家的一個廢園裏。他們這位堂兄是這一帶有聲望的紳士。這位

紳士家裏有很多高大房屋，有很多膏腴田地，有兒有孫，有車有馬，有錢財，有勢力。當他們的祖父在時，他們兩支還在一個灶上燒飯，到了父親一代起始分居度日時，也邊旗鼓相當。但當這個忠厚老實農人的父親去世時，却只給自己的兒子和媳婦留下了貧困和失助。假如這兩夫婦不是一直就托庇在堂兄的簷下，那恐怕就不知將向何處流徙。然而他們居然在這裏住了下來，而且一直住到老死，也並沒有人敢說一聲『不准』。雖然他的姪孫們——就是他那堂兄的兒孫輩——總難免有些閒言淡語，這些年輕人總時常竊竊私語，甚至咬牙詛咒，說道：

『這兩個老不死的，佔着咱們這個園子！不然，一套新的四合瓦房早就造起來了。』

而年輕的女人們更愛說長道短，常常指着自己的孩子們說：

『你們以後不准再到兩個老鬼那邊去。他們吃飯都要關門，彷彿怕人家搶他的飯吃。漫說吃飯，平素就連一個小錢的人情也不肯花在孩子們身上！』

說來這倒是事實。這一對老夫婦平日對待親戚鄰里，都還親親熱熱，和和氣氣，只有對堂兄家一輩年輕男女却極不客氣。自己沒有兒女，眼看着人家兒孫滿堂，兵強馬壯，而自己却孤獨無助，想從他們得到一點幫顧是絕不可能，而另一方面他們却又總是對自己存着什麼覬覦之心似的，因此就對他們懷了一些敵意也就是人之常情。

他們兩家，就在互相敵視中一直過了多年。有時大家相遇，不但互不爲禮，反而白眼相視。老婦人雖然胆怯口訥，却也不能自己地回過頭來自言自語：

「好吧，天殺的！盼人家早死，偏偏要活給你看！看看可能把人家從地面上抹了去！」

對方當然更不示弱，而那回敬總不外是：

「不必充大輩，看你死了叫狗啣出去，連你那金銀財寶一齊！」

說這話的年輕人，原是暗懷了無限貪慾的。比之於鄉黨鄰里，他們這些人倒是

更相信那金鏰子的存在。他們想：一旦你們死去，那就好了，那金鏰子就成了我們的。老紳士家裏雖然有萬貫財產，但對於年輕一輩却管束極嚴，除每年分給他們有限的棉花、洋紗、大布等物事外，倉裏的糧食，庫裏的銀錢，都封鎖得風雨不透，年輕男女們從來不得染指。老紳士的夫人早已去世，爲了看守家裏的財產，老紳士還特地娶一個繼室。年輕人們總在想方設法找些私房積蓄，但除了在野外收穫時小有所得外，簡直毫無辦法。這樣，一方面他們在自己家裏便把一切仇恨都集中在那繼婆女身上，另一方面便把他們那可憐的貪慾寄托在那虛擬的金鏰子上。這成爲他們一個長期的夢想，他們夢想有那麼一個金鏰子被埋在那廢園裏，那鏰子裏滿滿盛着黃金，甚至那鏰子本身在他們夢想中也是真金的，光燦奪目，令人不敢正視。而這麼一個金鏰子却爲那麼一對乾癟了的老吝嗇鬼所把持！

天隨人願，兩個老年人也並沒有活到千年萬歲。其初是老頭子先病倒了，老年

人知道壽限已到，便睡在匠上等死。老婆子也並不求醫訪藥，却只對老頭子說：

『你放放心心地去吧，你去了，我先打發你入土，然後我再去陪你。』

老頭子聽了，心裏有點黯然，問道：

『那麼誰再來打發你呢？』

老婆子說：

『你我都不必担心，我死了，讓他們隨便怎麼打發都可以。』

無後的悲哀嚙噬着他們的心。他們自然是想到了那些所謂「親人」，堂兄家那些年輕男女，但越想到這個，他們就更覺悲哀。他們就只剩了嘆息與沉默。

果然，老頭子死去以後不久，老婆子也陪着去了。老婆子的棺材剛剛擡出去，一對老夫妻睡了一生的土匠就被人發掘開，那目的是爲了要找尋金鐲子，金鐲子是否已經找到，沒有人知道。有人說，發掘的結果却只是在土裏找到一個小紐扣，雖然也是黃色，却不能斷定是金的或是銅的。也有人說是那發掘的人把金鐲子私自獨

佔了，於是傳說紛紜，甚至說老紳士家從此永無寧日，兄弟鬥毆，妯娌勃谿，都與這金鑊子有密切的關係。

沒有名字的人們

『小穀子，小穀子。』

女的站在自家門口，提高了嗓子，呼喚她的丈夫。

於是，也許從村外，也許從鄰家，傳來了那丈夫的應聲：

『來啦，來啦，馬上就來啦。』

聽到了答應，也不再等候，她就回到廚房去安排晚飯。他們的小穀子也許已經在廚房裏哭起來了。

有時，也許夜已很深，她已經打發小穀子睡下了，却依然坐在油燈下作些針線，其實，却只是等待小穀子爹的歸來。等到大門上一陣響，並喊道：

『小穀子，來開門啊！』

她便急忙把針線活計放下，去開了大門，把他迎了回來。

生活雖然十分苦，心情却並不太惡。他們夫婦已經都是將近三十歲的人，他們的小穀子已經滿了三歲。他們夫婦倆一天到晚都是這樣『小穀子，小穀子』地交相稱呼。但當他或她在直接呼喚他們的孩子時，却只是喊着『穀穀』、『寶寶』或『乖乖』之類的。

從前，就是當小穀子尚未出世的時候，那可真有點別扭，尤其當母親還未去世，而他們又是剛剛結婚的時候；雖然後來別扭慣了，也就不再覺得別扭。

假如妻不在面前，而他又耍吩咐她做什末事情，他就問母親：

『媽媽，她呢？她在哪裏？』

她，自然就是她了，於是母親說：

『她到井台上洗衣裳去了。』

假如妻要問到丈夫，那就是：

『媽媽，他呢？他在哪裏？』

他自然就是他。於是媽媽說：

『他到市上賣草去了。』

而當母親不在面前的時候，而且，以後母親捨開了他們而去世的時候，他們之間的稱呼就是：

『你呀，你來給我劈開這塊木柴好嗎？』女的這樣請求，男的也就同樣地吩咐：

『你呀，你把這個紐子給我再縫兩針吧。』

有時甚至連『你呀你呀』也不用，而只是用了『唉唉』來作爲代替，彷彿他們的名字就叫做『唉唉』似的。

他們從來不用名字稱呼。他們除了在母親懷裏吃奶的時候就叫起來的乳名，並沒有別的名字。

他的乳名叫小年子。他一直被人們這樣呼喚着，直到有了小穀子，人家纔不再

叫他的乳名，而大都叫他『小穀子爹』。

她乳名，叫冬妮子。等她長大起來，連她自己的父母也不再叫她『冬妮子』，而只用鄉下女孩子的通稱『妮子』。等她出了嫁，在丈夫家裏自然就是『小年子家』，現在，當然就是『小穀子媽』了。

正當田地裏在播種穀子的時候，他們家裏添了小穀子這個生命，而當這個小生命有了『小穀子』一個乳名之後，他們就被人家稱作『小穀子爹』或者『小穀子媽媽』。當他們第一次被人家這樣稱呼時，在他們心裏就有一種特殊的感覺，彷彿他們已經比從前尊貴了一些，又彷彿獲得了一些向所未有的特權似的。

不錯，他們的確是如此。他們有了一種特殊的所有權，他們有了一個『兒子』。兒子，是他們自己血肉生出來的共同體。

他們有幾畝沙田，有幾間茅屋，有一隻小狗，有兩隻母雞，他們還有一些必不可少的日常用慣了的器物。對於這些，他們都有所有權。他們還在辛苦經營，夢想自己

最好也有一頭牛，有一套耕具，甚至一輛車，可是一直却還得不到。然而這些又能算得了什末呢？這些都是身外的東西。如今，超過了這一切，他們却有了『小穀子』。小穀子，纔真是他們自己的，有了他，他們就有了一切。當他們聽到人家親切地喊着『小穀子爹』或『小穀子媽』的時候，他們便不自覺地有着一種喜悅。

小穀子爹的父親——我們應當說是『小穀子爺爺』的，去世很早，小穀子爹的母親——就是小穀子奶奶，臨去世時就一再地對他們夫婦兩個說：

『我惟一的心事，就是要有孫子，千萬莫斬斷了咱們祖上的香烟！』

假如她老人家還活在世上，她不知要喜歡成什末樣子——他們心裏常常這麼想。

而且小穀子的前程會怎樣呢？小穀子長大起來一定是很結實的，像他們自己一樣；小穀子長大起來一定是很吃苦的，像他們自己一樣；小穀子將來一定是很孝順的，也正像他們自己一樣。是的，很孝順。『小穀子，天亮了，你起來下坡去鋤地吧！』

將來他們會這樣嚴厲地吩咐，因為小穀子是他們自己的。『你說甚麼？雜種，難道你還要挨打嗎？』假如小穀子有時不聽從，或者作了什末錯事，他們就會這樣責備，尤其，甚至會動手打他，並且打得很厲害，反正小穀子是既不敢反抗，也不敢出聲，因為小穀子乃是他們自己的。

而且，孩子將來也許是很能幹的，因為他們總希望自己的兒子比自己更能幹。孩子將來也許會富裕起來，將來會添置田地，增構房屋，買牛，買馬，買犁耙，買大車，買一切必需的東西。孩子將來要唸書，唸了書說不定會作大官的，『寒門生貴子』，孩子的相貌生得很好，應當說是福相，——當他們吃過晚飯之後，當他們心裏高興的時候，或當他從外面回來向她告訴了甚麼新聞或奇談的時候，他們用了慈祥的眼光望着小穀子那方大的腦殼，和那肥厚的耳輪，他們就會在心裏做這種美夢，到了那個地步，小穀子自然已不是『小穀子』，他們自己自然也該有另一種特別稱呼了。他們甚至把自己心裏所想的都說出口來。他們會說：『喂，穀穀，不要再玩那些髒